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三十一回 救徒弟無垢僧托友 遇強盜孫癩子搭船

話說趙如海的陰魂，既然和生的一樣，走進瀏陽城來，一般的含笑點頭，向生時認識的人打招呼。普通人在白晝遇見了鬼，怎麼能不害怕呢？並且都明知趙如海這個鬼，比一切的鬼都來得兇惡，益發不敢親近。所以趙如海的鬼魂一走進城門，遇著的人，一傳□□傳百，頃刻之間，這消息便傳遍瀏陽城了。得了消息的，無論大行小店，同時都把鋪門關起來。街上行人也都紛紛逃進了房屋。秩序大亂了一陣之後，三街六巷多寂靜靜的沒有一點兒聲息了。似這般冷落淒悶的景象，自有瀏陽縣以來，不曾有過。既是一縣城的人都將大門緊閉，藏躲著不敢出頭，趙如海進城後的舉動情形，因此無人知道。約摸如此寂靜了一個時辰之後，才有膽大的悄悄偷開大門探望，卻是街坊上一無所見。次日早起，就滿城傳，縣太爺今日親自去社壇祭奠趙如海，都覺得這是一件千古未有的希奇之事，不可不去瞧瞧這盛典。這日孫癩子也邀了無垢和尚到社壇看熱鬧。此時社壇的情形，已比往日熱鬧幾倍了。往日的社壇，雖是正神所居之地，然因未嘗有特殊的靈驗，既不能求福，又不能治病，人人沒有無端來拜祭的，終日冷淡非常。自從趙如海葬後，來墳前拜禱的絡繹不絕。趙如海老婆借著伴丈夫的墳，搭蓋了一所茅棚在墳旁。凡是來拜墳的，多少總得給他幾文香火燈油錢，每日計算起來，確是一項不小的進款。縣官看了這情形，若在平時，必赫然震怒，嚴禁招搖了。此來一句話也沒說，親自向墳前祭奠之後，吩咐左右磨墨，就香案上鋪開一張白紙，縣官提筆寫了邑厲壇三個大的字，並提了款。指點給跟來伺候的地保看了，說道：「這地方歷來是做社壇的，於今既葬了趙如海，歷來的社壇自應遷別處，社壇既經遷移了，此地就不能再稱社壇。本縣已給這地方取了個名字，便是這三個字。此後你們都得儘管稱這地方為邑厲壇。將三個字拿去，叫石匠刻一塊大石碑，立在這地方，以傳久遠。」地保躬身應是，縣官打道回衙去了。

過了若干日子，在縣衙裡當差的人傳出風聲來，瀏陽人才知道那日趙如海的陰魂大搖大擺走進城來，嚇得滿城人關門閉戶的時候，縣官正在上房裡和太太閒談，少爺小姐都旁邊玩耍笑樂。太太口說著話，忽然兩眼向房門口一望，連忙立起身來，很嚴厲的聲音問道：「那裡的男子漢，如何徑跑到這上房裡來了？還不快滾出去？」縣官聽了，以為真個有什麼男子漢，不待通報徑跑到上房裡來了，心裡也不由得生氣。急掉轉臉朝房站口看時，那裡有什麼男子漢呢？還只道是已被太太詰問得退到房門外去了。忙兩步跨到房門口，揭開門簾看門外，連人影影子都沒有。正要回身問太太，看見怎樣的男子漢？太太已大聲直呼縣官的姓名，說道：「你倒好安閒自在，妻子家人坐在一塊兒談笑。你還認識我麼？」縣官很詫異的回身，只見太太臉如白紙，兩眼發直，說話已改變了男子的聲音。耳裡覺得這說話的聲音很熟，心中一思量，不好了，這說話的不又是趙如海的聲音嗎？正躊躇如何對付的法子。太太已指手畫腳的罵道：「你這瘟官真是賤胚子，我不打你一頓，你也把我的厲害忘記了。」說時，伸手向房中玩買的少爺小姐招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！你們替我結實打這東西，最好揪這東西的鬍子。」

被鬼迷了的人實是莫明其妙。少爺小姐也有□來歲了，生長官宦之家，不是不懂得尊卑、長幼之節的小孩，若在平時，無論什麼人指使他們動手打自己的父親，是決不會聽從的。此時就像迷失了本性的一般，毫不遲疑的揮拳踢腿，爭著向自己的父親打下。並且身法靈便，手腳沉重，挨著一下就痛徹心肝。這縣官萬分想不到自己的兒女會動手打自己來，一氣真非同等閒。一面撐拒，一面向兒女喝罵道：「你們這些孽畜顛了嗎？怎麼打起老子來了？」兒女被罵得同時怔了一怔，各人用衣袖揩了揩眼睛，望著自己的母親，好像聽候命令的神氣。

縣官看太太正張開口笑，似乎很得意，這縣官是曾在大堂上受趙如海陰魂侮辱過的，這番雖氣惱到了極點，也不敢再與趙如海的陰魂使性子了。好在這回在上房裡，旁邊沒有外人，不似坐堂的時候，有三班六房站立兩廂，面子上過不去，遂開口問道：「你不就是趙如海的陰魂嗎？你要葬社壇，本縣已經許你葬社壇裡了。於今無端又跑到本縣這裡來作祟，是什麼道理呢？」趙如海附在縣太太身上，答道：「你這話問隨太希奇了，你也配問我是什麼道理嗎？你果真懂得道理，我也不至到這裡來了。你知道秋祀的期已過了麼？你不去我墳上祭我，我只有使你一家人大大小小都發顛發狂，倒看你拗得過我拗不過我？」縣官只得故意做出吃驚的樣子，說道：「啊呀，這只怪我自己太疏忽了，竟忘記了秋祀的那回事，明日一定補行。」趙如海附在太太身上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做縣官的，居然忘記了秋祀的那回事，不是該打麼？也罷，要你明天忘記，才顯得我姓趙的厲害，」說畢，即寂然無聲了。

太太一仰身便倒在床上，呼喚了一會才醒。問她剛才的情形，也是一點不覺著，僅記得眼見一個男子漢走進房來，向自己身上一撲，登時迷迷糊糊的如睡著了。縣官問自己兒女，何以敢動手打父親？兒女都說，當時因看見有一個不認識的男子，行立在母親背後，後來抓住父親要打。父親叫我閃上前打他，所以我們拼命的幫著父親，向那男子打去。不知怎的反打在父親身上？直到父親喝罵起來，才明白是打錯了。上房裡又這們鬧了一次鬼，所以縣官亦不敢不於次日親去社壇祭奠。經過這次祭奠之後，便成為例祭了。

每換一任知縣，到了祭祀的時期，老差役必對新知縣稟明例祭的原由。若這知縣不信，包管他的六親不寧，只須一祭便好。這件習慣，直流傳到民國成立，新人物不信這些邪說，才把這祭祀的典禮廢了。卻也奇怪，民國以前的知縣官不祭他就得見鬼，民國以後的知縣簡直不作理會，倒不曾聽說有知縣衙裡鬧鬼的事發生過。趙如海的地墳和邑厲壇的碑，至今尚依然在原處，沒有遷動。據一般瀏陽人推測，大約是因民國以來名器太濫了，做督軍省長的，其人尚不足重，何況一個縣知事算得什麼？因此鬼都瞧不起，不屑受他們的禮拜。這或者也是趙如海懶得出頭作祟的原因。不過這事不在本書應敘述範圍以內，且擱起來。

於今再說孫癩子這日與無垢和尚看過縣太爺手書邑厲壇三字後，獨自仍回金雞嶺修煉。修道的人，日月是極容易過去的，不知不覺又閉門修煉了好幾年。這日忽有一個□六七的小和尚走進來，問道：「請問這裡是孫師傅的住宅麼？」孫癩子打量這小和尚生得甚是漂亮，年紀雖輕，氣宇卻很軒昂。眉眼之間，現出非常精幹的神氣。頭頂上還沒有受戒痕跡，身上僧衣也是新制的。心中猜不出是來幹什麼的？只得回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找孫師傅做什麼？我也姓孫，但不知你要找的是不是我？」這小和尚連忙上前行道：「這金雞嶺上，除了我要找的孫師傅，想必沒有第二個。我是紅蓮寺的。我師傅無垢老法師打發我來，因有要緊的事，請孫師傅去紅蓮寺一趟。他自己病了，已有好幾日沒下床，所以不能親自到這裡來。」孫癩子道：「我已多時不到紅蓮寺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我幾年前到紅蓮寺不曾見你。」小和尚道：「我法姓知圓，在紅蓮寺剃度，原不過三年，孫師傅大約有四五年不去紅蓮寺了，怎得看見呢？」

孫癩子問道：「你老法師害了什麼病？好幾日不能下床，莫不是快要往生西方去了麼？我就和你同去瞧瞧。」說時，從壁上取了一根尺多長的旱煙管，一個酒葫蘆在手，道：「最討人厭的，就是我一出了這房子，這山裡的野獸便跑進這房子裡來騷擾，屎和尿都撒在地下，害得我回來打掃，好一晌還是臭氣薰人。」知圓和尚道：「何不把門關上，加一鎖鎖定來呢？」孫癩子笑道：「那有閒工夫來，麻煩這些。若真個關上門鎖起來，野獸仍是免不了要進來，反害得到這山裡來的人費事。」知圓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，我不明白？」孫癩子笑道：「你不明白麼？我是曾上過當的。我這房裡除了幾把稻草而外，什麼東西也沒有，值得用大門用鎖嗎？我當初造起這房子住著的時候，因房裡有一塊破蘆席和燒飯用的瓦罐，恐怕被比我更窮的人拿去，出門就用你的見識，將大門關上，加上一把鐵鎖。誰知過了幾日回來，不但不見了鎖，連大門也不見了。倒是蘆席瓦罐沒人光顧，我以後的見識就長進了，連大門也不用了。看到這山裡來的人，偷我什麼東西去？」知圓笑了一笑不做聲。暗想：這姓孫的也太窮得不像個樣子了。連頂上的頭髮，都是這們散亂得和爛雞糞一般。難道他也有了不得的本領嗎？我師傅找他，好像有很要緊的事托付他的樣子。若在無意中遇著他，不但看不出他有什麼本領，還得防備他，怕他的手腳不乾淨呢！

於今不提知圓和尚心裡的胡思亂想。且說二人下山，一路沒有耽擱，不多時便到了紅蓮寺。孫癩子走入方丈。只見無垢和尚正

盤膝閉目坐在蒲團上。孫癩子也是個修道的人，知道在打坐的時候，不能擾亂，便不開口說話，就在旁邊坐下來。約莫等了半個時辰，無垢才張眼注視了孫癩子兩眼，笑道：「孫大哥許久不見，進境實在了不得，於今真是仙風道骨了。」孫癩子搖頭笑道：「怎及得老法師。我只是盲修瞎煉，有什麼進境。聽令徒知圓師傅說：老法師近來病了，已有好幾日不曾下床。不知究竟是什麼病症？」無垢微微歎息了一聲道：「我倒不是害了什麼病症。只因有一樁心事，一時擺佈不開，思來想去，好幾日放不下。除卻求孫大哥來助我一臂之力，再也想不出第二條安穩的道路。」孫癩子見無垢和尚說得這般珍重，連忙答道：「只要是我力量所能做到的事，老法師的使命，那怕赴湯蹈火，決不推辭。」無垢和尚點頭說道：「我也料知孫大哥有這種胸襟，這種力量，才求你幫助。孫大哥雖與我是同道的人，又同住在瀏陽縣境內，彼此都見面往來，然平日的談論，只就道中切磋勉勵，從來沒談過道外之事，所以我的身世和這紅蓮寺的來歷，都不曾說給你聽。於今既得求你幫助，就不能不細細的說給聽。」隨即將在四川的時候，張文祥拜師，及與鄭時等三兄弟當鹽梟，特建造紅蓮寺為將來退休之地的話述了一遍道：

「近來張文祥手下的人，有幾個年老的，因四川已不能立腳了，投奔我這裡來，情願剃度出家，免遭官府捕捉。據他們說，他們鄭大哥定的謀略，帶了數千弟兄們，圍困一座府成，將知府馬心儀拿住，逼著馬心儀拜把。馬心儀無奈，只得與鄭時、張文祥、施星標本人結拜為兄弟。於今馬心儀已升山東撫台，張文祥三兄弟都到山東投奔馬心儀去了。我聽了這消息，本來已覺得他們此去不甚妥當。無奈張文祥去山東之前，並沒上我這裡來。直到他們去後，我才得著消息，已無從阻擋了。我日前為張文祥占了一課，甚不吉利，因之益發放心不下。每日在入定的時候關照他，更覺得他在山東凶多吉少。張文祥是我極得意的徒弟，於今我若不設法教他離開山東，倘有意外，我心裡如何能安呢？我待親自去山東一遭罷，爭奈路途太遠，往返需時太多，而這寺裡又抽身不得。所以只得請你來商量，看你肯破工夫替我去山東走一趟麼？」

孫癩子很訝異似的說道：「張文祥是老法師的徒弟麼？他在四川好大的聲名，我幾年前就聽得從四川出來的談起他，說他雖是個鹽梟，很有些俠義的舉動，本領也在一般綠林人物之上。既是這種俠義漢子有為難的事，便不是老法師的徒弟，我不知道就罷了，知道也得去幫助他，何況老法師請我出來幫忙呢？我一定去山東瞧瞧他。我去見機行事，用得著與他見面，我就出面與他說明來由，勸他回紅蓮寺。如果他在山東，真應了老法師的課，遇什麼意外之事，我自能盡我的力量，在暗中幫助他。」無垢和尚喜道：「有孫大哥去，是再好沒有的了。」孫癩子笑道：「我南方人未曾到過北方，久有意要去北方玩玩，正難得這回得了老法師的差使，好就此去領教領教北方的人物。」

孫癩子出門也不帶行李，也不要盤纏。就身上原來的裝束，左手握著旱煙管，右手提著酒葫蘆。天晴的時候，就這般在太陽裡面曬著走。下雨的時候，也就這般在雨中淋著走。遇了水路，必須附搭人家的船只，人家看了他這種比乞丐還癩的情形，都估量他不是善良之輩，誰也不許他搭船。有幾條船不許他搭，他也不勉強，只在河邊尋覓順路的船，卻被他尋著一條了。這船還只載了一個客。這個客的年紀已有四□多歲了，身上穿得很樸素，象是一個做小本生意的人，滿面春風，使人一望就看得出是個很誠實的。孫癩子便向這船老闆要求搭船。船老闆瞧也懶得拿正眼瞧一下，反向旁邊吐了一口唾沫道：「請你去照顧別人罷，我這船上已裝滿了客。」孫癩子受了這般嘴臉，忍不住生氣道：「分明艙裡只坐了一個客，怎麼說裝滿了客呢？你船上載客，不過要錢，我並不少你的船錢，你為什麼這們瞧不起人呢？」船老闆聽了，將臉揚過一邊道：「我知道你有的是錢，有錢還愁坐不著船嗎？我這船早已有入定去了，沒有運氣承攬你這主顧的生意，只好讓給別人發財。」孫癩子聽了這派又挖苦又刻薄的話，氣得正要開口罵這船老闆，忽見坐在艙裡的客人走出來，問道：「你要搭船去那裡？是短少了船錢麼？」孫癩子還沒回答，船老闆已大聲對那人說道：「客人不必多管閒事。各人打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這是出門人的決竅，都不懂得嗎？進艙裡去坐罷，我們就要開頭了。」那客人見船老闆如此一說，登時縮了頭退進艙裡去了。船老闆也走進後艙。隨即出來了四個駕船的水手，拔錨的拔錨，解纜的解纜，忙亂了一會，船就離開岸了。

孫癩子立在岸上呆呆的看了，忽然心中一動，暗想：不好了，這客人誤上了強盜船了。這一點兒大的船又沒有裝載貨物，怎麼用得著這們多的水手？怪道以前問的那些船，都裝了不少的客，只這條船僅載了一個獨身客人。大概老出門的客人，都看得出這條船不妥當。這客人不是老走江湖的，就自投羅網了，我既親眼看見，如何能不想法子救他呢？雙眉一皺，即連說：有了，有了！看那船才行不到半里水路，忙提步追趕上去，一霎眼就趕上了。一面追趕，一面口中喊道：「你船上分明只載了一個客，為什麼不許我搭船？快些靠過來讓我上船便罷。若不然，就休怪我攪爛了你們的生意。」儘管孫癩子的喉嚨喊破了，船上的人只是不睬。孫癩子見船上的人不答應，又追趕著喊道：「你們裝聾作啞不理會嗎？有生意不大家做，你們打算獨吞嗎？」船老闆和幾個水手聽得孫癩子是這般叫喚，恨不得要抓住孫癩子碎屍萬段。待始終不作理會罷，又恐怕孫癩子再叫喚出不中聽的話來，萬一把艙裡坐的這只肥羊叫喚得覺悟了，豈不壞了大事？幾個人計議：不如索性將船靠攏，讓這窮光蛋上來，料他這們一個癩病鬼似的人，不愁對付不了。計算已定，船老闆才緩緩的伸出頭來，向岸上望了一望問道：「還是你要搭我的船麼？是這般亂叫亂喊幹什麼呢？」旋說旋將舵把扳過來，船頭便朝著岸上靠攏來了。

孫癩子笑道：「你們也太欺負我們窮人了。如果江河裡的船只，都和你們這條船一樣，我單身客人還能在江河裡行走嗎？」船老闆聽了氣得磨牙，但是不敢回答什麼，怕艙裡的客人聽了懷疑，只一疊連聲的催促孫癩子上船。孫癩子看著船頭，說道：「你不把上船的跳板搭起來，象這般三四尺高的船頭，教我如何跳得上呢？不是有意想害我掉下河裡去嗎？我又不曾浮水，一掉下水就沒有命了。」船老闆似乎很得意的神氣說道：「你也是一個男子漢，看你的年紀並不算老，象這一點兒高的船頭都爬不上，真得活現世吧。」說時，順手提起一塊木板，向岸上一搭，孫癩子就從木板上走到船頭來。隨即彎腰去提那木板，故意做出用盡平生之力，提得兩臉通紅，氣喘氣促的才勉強提上船頭，噓了一口氣道：「這跳板時常在水裡而浸著，所以這們重的累人，差一點兒提不動呢！」船老闆看了這情形，心想：這東西只怕是合該要死了，他也敢存心來攬我們的生意。他若仗著熟悉江湖規矩，來找我說內行話，我們只有還他一個不理會，看他這內行有什麼用處？動手就先把他做了，量他也沒有招架的本領。

船老極心裡正這們轉念頭，孫癩子已做出極親熱的樣子，向船老闆叫著伙計，說道：「我氣力雖沒有，但自己知道是個通竅的人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總是處處替自家幫忙，從不惹自家人討厭，我也不多占伙計們的地方。每天只要給我這們一葫蘆酒，連飯也不吃一粒。我一張嘴是再穩沒有的了，別人想套問我半句話，就一輩子也套問不出來。」船老闆不耐煩的神氣說道：「誰管你這些。我又不認識你，那個是你什麼伙計。你一身髒到這個樣子，也要來搭船。你要知道坐在艙裡的這位客人，是規規矩矩做買賣的。他既坐我的船，我不能使他心裡不快活。你這般齷齪，不論什麼人看了也噁心。不許你走進艙裡去，我行點兒方便，跟到這裡來蹲著罷。」孫癩子遂由老闆引到船梢，揭開一塊船板，說道：「說不得委屈你一些兒，請你蹲在這裡面。」

孫癩子低頭看了看道：「不是一天兩天的路程，這點兒大的地方，教我蹲在裡面，不比坐牢還難受嗎？我們都是自家人；我說過了不壞你的事，你不應如此款待我。那客人艙裡我可以不去，難道後艙都不給我住嗎？伙計，伙計！大家都是江湖裡做生活的人，不應該這般不把我當人。」船老闆心想：這東西開口自家人，閉口自家人究竟是那裡的？我在江湖混了這們久，並沒有見過他這們的人，也沒聽得同行中人說過，老輩平班裡頭，有一個這樣怪模怪樣的人物。我倒得盤盤他的底，看他畢竟是那裡的？如果他真有大來歷，做了生意分一成給他，也是應該的。船老闆定了主意，便仍將船板蓋上，讓孫癩子坐下來，自己也陪坐一旁，慢慢的盤海底。誰知孫癩子一句也不回答，只管笑著搖頭。船老闆不由得哈哈大笑道：「原來是一隻紙糊的老虎，經不起一戳就破了。」說完，接著又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真是那裡來的晦氣，無端害得我們白擔了一陣心事。」

孫癩子從容拔開葫蘆塞，喝了一口酒，說道：「誰教你們白擔心事呢？我一上船就對你表明瞭，我是不多事的，我是不惹人討厭的，誰教你擔什麼心事呢？你只每日給我這們一葫蘆酒，我就終日睡在後艙裡，連動也不動一動。」船老闆心裡好笑，暗罵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，自己也不思量思量，憑著什麼本領在江湖上來吃橫水？不過仍不免有些怕他攪壞已經到手的生意，面子上還

是向孫癩子敷衍道：「也罷，我就讓後艙你住著。你自己知趣些兒，不許和前艙的客人說話。」孫癩子連忙應是，彎腰走進後艙裡坐著。從此不言不動，只雙手捧著葫蘆，口對口的咕羅咕羅。

這夜，船泊在一個很繁盛的碼頭之下。孫癩子自己上岸沽滿了葫蘆酒上船，船老闆問他道：「你上岸去幹什麼？」孫癩子揚著酒葫蘆給他看道：「糧食完了，上岸去辦糧食。」船老闆道：「你糧食完了，怎麼不向我要呢？我船上還有兩大壇陳酒，足夠你喝。」孫癩子笑道：「遲早是要領你的情的。我只因見你的生意還沒有做成，不應該就向你需索，所以自己上岸去沽了喝，」船老闆放下臉說道：「你這人真說不上路，我有什麼生意沒有做成？你以後喝了酒，不要說酒話吧，葫蘆裡若是乾了，儘管向我要。」孫癩子笑嘻嘻的點頭。心想，這狗強盜不存好心了。他見我歡喜喝酒，就打算拿酒先把我做翻。他們江湖上的，不過是蒙汗藥。倒要看他們如何下手？這夜安然無事。

次日天明開頭，順風走了一日。下午申牌時分，船正扯起順風帆，走得和跑馬一般快。前面一個沙灘，船行到這裡要轉拐了，忽然船頭反向沙灘這方面一側。只聽得船底板嘖嘖的響了幾下，船頭猛觸在沙灘上，全船都震動了。水手登時叫喚起來，齊聲說：「不好了，船身淺住不能動了。」那客人也驚得跳起來，走到船頭上看了看，問船老闆道：「怎麼走得好好的。會走到這沙灘上來呢？」船老闆道：「陡然從這方面吹來一口風，船輕了載，連轉舵也來不及，就走到這上面淺住了。且教水手們下河去推推看。能推動今天還可以赴□來里路，若推不動就只得等明天再設法了。」船老闆這們說著，真個跳下去幾個水手，一個人用背貼住船舷，用力推擠。那船就和有膠黏住了一樣，那裡能推動分毫呢。

孫癩子在這時候也慢慢的走到船頭上來，抬頭向四面望幾望。說道：「好一個荒僻的地方，前不靠村，後不靠市，真是天生的好泊船所在。我們出門人，難得有這種好地方停泊，為賞玩這種野景，應得痛飲一場才好。只可惜我昨天上岸沽的一葫蘆好酒，今日已經喝得沒有了。此地沽不出酒卻如何是好呢？」船老闆聽孫癩子說出來的話，沒一句中聽的，簡直心裡恨得發癢。只因天色還早，恐怕後頭有船隻走過來，即時弄翻了臉不好下手，勉強陪著笑臉說道：「我昨日不是就對你說過了嗎？我船上還有兩壇陳酒，盡你有多大的酒量，都有得給你喝。你把葫蘆給我，我就去裝一葫蘆來，保管比你在岸上沽的好多了。」孫癩子喜道：「真的麼？」船老闆正色道：「誰騙你幹什麼呢？」孫癩子隨即將葫蘆遞過去道：「這就好極了。我只要有酒喝，萬事都不管，那怕就死在臨頭，我也要喝了酒才說。」船老闆接過酒葫蘆，笑道：「你這們也差不多成了個酒仙了。」孫癩子哈哈大笑道：「什麼酒仙，做一個酒鬼也罷了。」

船老闆提了葫蘆進艙裡裝酒，暗地取出藥來，比尋常多了幾倍，納入葫蘆裡。耳內就彷彿聽得有人聲說道：「還得多放些，少了沒有力量。」船老闆吃了一驚，忙回頭看時，並不見有人影。急探頭從船窗看船頭，只見孫癩子和那客人並肩立在那處，正指手畫腳的說話。幾個水手也都已跳上船頭了。心想：他們都知道我取了葫蘆進來裝酒，決不至放這東西進艙來。這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，所以彷彿象聽得有人說話。船老闆如此一想，就放心大膽的提了葫蘆出來，送給孫癩子道：「你且嚐這酒味何如？」孫癩子接在手中笑道：「藥酒那有不好的。不過合不合我的胃口，要喝下去才知道。」邊說邊舉起葫蘆，湊近鼻孔嗅了一嗅，不住的搖道：「這裡面是什麼藥？怎的有些刺鼻孔？」船老闆笑道：「就是白酒，那裡有什麼藥呢。酒氣是有些刺鼻孔的，你不要只管打開塞頭走了氣，這酒便不好喝了。快喝一口試試看。」孫癩子舉起葫蘆要喝，忽又停住道：「我喝這酒，這位客人怎麼辦呢？」船老闆又吃了一驚，極力鎮靜著道：「你是歡喜喝酒的就喝酒。他不歡喜喝酒的，有什麼怎麼辦咧？」孫癩子點頭道：「我也只要有酒喝，以外的事就輪不到我管。」說著，咕羅咕羅幾口，就喝下了半葫蘆。啞了啞嘴，說道：「酒確是好的。不過不知是什麼道理，一喝下肚就覺有些頭昏。哎呀，不好了！你們看，這沙灘轉動起來了，我的腳站不住了。哎呀，要倒了。」隨說隨倒在船頭上，口裡只管嚷道：好酒，好大的力量。酒葫蘆擱過一邊。船老闆大笑道：「這們沒有酒量，也要喝酒。你們把他抬到後艙裡去睡罷。」即有四個水手過來，將孫癩子抬進後艙去了。不知這些強盜如何擺佈？且待第下回再說。